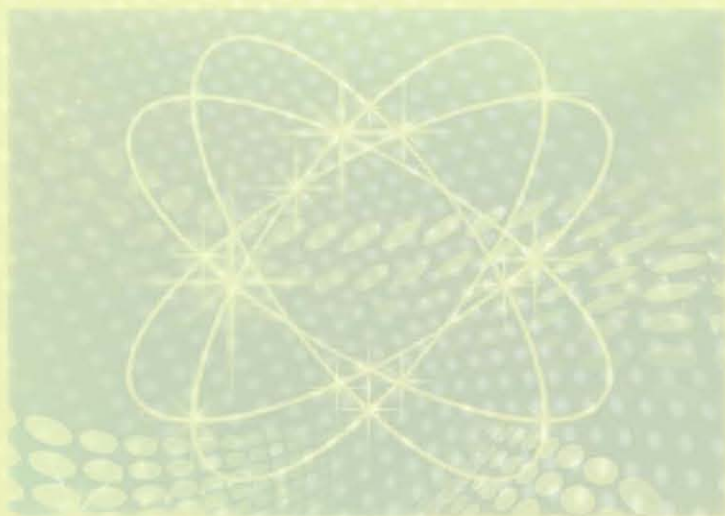


智 囊

袁堂欣 谢志强 主编



华艺出版社

智 囊

袁堂欣 谢志强 主编

华艺出版社

前言

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包罗万象，远不是一本书所能囊括的。本丛书只是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介绍。我们约请的作者，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，每一篇简短的文字背后其实都有多年的积累，他们努力使这些文字深入浅出而严谨准确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给一些文字选配了图片，使读者形成更加直观的印象。无论您是什么学历，无论您是什么年龄，无论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，只要您是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，您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您想要的。

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，思考和表达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，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，思想价值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，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。

阅读国学经典，是一种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看成败、鉴是非、知兴替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陶冶情操、增加才情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改进思维、增强哲学思考能力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知廉耻、明是非、懂荣辱、辨善恶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吸收前人修身处事的智慧和经验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养浩然之气，塑高尚人格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编撰者水平所限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各位同仁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。

上智

上智部 总序

【原文】

冯子曰：智无常局，以恰肖其局者为上。故愚夫或现其一得，而晓人反失诸千虑。何则？上智无心而合，非千虑所臻也。人取小，我取大；人视近，我视远；人动而愈纷，我静而自正；人束手无策，我游刃有余。夫是故，难事遇之而皆易，巨事遇之而皆细；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，而其举动出人意思索之外；或先忤而后合，或似逆而实顺；方其闲闲，豪杰所疑，迄乎断断，圣人不易。呜呼！智若此，岂非上哉！上智不可学，意者法上而得中乎？抑语云“下人有上上智”，庶几有触而现焉？余条列其概，稍分四则，曰《见大》、曰《远犹》、曰《通简》、曰《迎刃》，而统名之曰《上智》。

【译文】

冯梦龙说：智慧并不是有一套固定的原则可遵循的，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情况，有不同的应对策略。所以愚笨的人，偶而也会做出深具智慧的反应；倒是聪明的人因为太紧守着原则，于是做出错误的判断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智慧其实是没有固定规律的，不会被既有的原则、经验和思考方式所局限，所以能灵活地深入复杂情况里，洞见常人看不到问题核心，察知常人不能知的长远发展。而其拟定的对策，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象，甚至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，但是等到将问题解决了，才能明白其中蕴涵着智慧。像这样不拘泥于原则的上上智慧，虽不可学，然而多知道一些这样的智慧事情，却能有效增强应对问题的能力。

一些愚笨的人偶然出现的上上智慧，也往往对我们有启发和触类旁通的效果，因此，我特地把这些我所知道的智慧故事列出来，分为四卷，分别是《见大》、《远犹》、《通简》、《迎刃》，而将其总命名为《上智》。

太公孔子

【原文】

太公望^①封于齐。齐有华士者，义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人称其贤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；命诛之。周公^②曰：“此人齐之高士，奈何诛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夫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望犹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弃民也；召之三不至，是逆民也。而旌之以为教首，使一国效之，望谁与为君乎？”

【冯评】

齐所以无惰民，所以终不为弱国。韩非^③《五蠹》之论本此。

少正卯与孔子同时。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。孔子为大司寇^④，戮之于两观之下。子贡^⑤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。夫子诛之，得无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焉：一曰心达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

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之。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以不诛也。”

【冯评】

小人无过人之才，则不足以乱国。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，则又未尝无济于国，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。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，直欲掩孔子而上之，可与同朝共事乎？孔子狠下手，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，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。华士虚名而无用，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。壬人佞士，凡明主能诛之；闻人高士，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。唐萧瑀好奉佛，太宗令出家。玄宗开元六年，河南参军⑥郑铎阳、丞郭仙舟投匭献诗。敕曰：“观其文理，乃崇道教，于时用不切事情，宜各从所好。”罢官度为道士。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。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，谄道者即为道士，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太公望：姓吕名尚，为周文王师。

②周公：姓姬名旦，周武王之弟，辅佐成王为政。

③韩非：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，口吃不能言谈，善于著书。著有《韩非子》。

④大司寇：掌管刑狱的官。

⑤子贡：姓端木名赐，孔子的学生。

⑥参军：官名，参谋军务，唐代兼管一郡军务。

【译文】

太公望封于齐，在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，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，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，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。太公望派人请他，想与之结交，但他三次都不肯到，于是太公望就命人杀了他。周公问说：“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，怎么杀了他呢？”太公望说：“不臣服天子，不结交诸侯的人，我还能和他结交、将他臣服吗？凡国君无法臣服、不能结交的人，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。召他三次不来，就是叛逆之民。如果表扬他，会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，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？”

【冯评译文】

正是这样齐国没有懒惰的人，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，韩非《五蠹》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。

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的影响，多次离开学堂，使学堂里满堂空座。等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，他就判处少正卯死刑，在宫门外杀了他。子贡对孔子道：“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，老师您杀了他，会不会不恰当啊？”

孔子说：“人有五种罪恶，相比较起来盗窃还算稍好一些：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，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，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，第四种是记取非义、多而广博，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。一般人要是有这五恶其中之一，就不免会被君子所杀；而少正卯同时具备这五种恶行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，不可不杀。”

【冯评译文】

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。就不足以乱国。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为国家效力，并不是对国家没有好处的，所以君子也不应一概摒弃他们。可是少正卯煽动孔子的弟子，几乎要压过孔子，还能与之同朝共事吗？孔子狠心下手，不仅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扰乱政局的状况，而且也为了后世因学术而杀人树立了榜样。

华士夸夸其谈只是有些虚名罢了，实则无用；少正卯好像很有用，实际上也不可用。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，贤明的君主是应该杀了他。对于名人隐士，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杀的理由。唐朝萧瑶痴迷于拜佛，太宗命令他出家。玄宗开元六年，河南参军郑铣阳、丞郭仙舟献诗陈情，玄宗看完后下诏：“这首诗是在推崇道教。不符合时代的要求，应当依他们个人的喜好，免去官职做道士去吧！”这种做法才是圣人的行事。假如让痴迷佛教、道教的人都出家做和尚、道士，那士大夫们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。

诸葛亮

【原文】

有言诸葛丞相①惜赦者。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：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，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及赦也。若刘景升父子②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乎？”及费祋③为政，始事姑息，蜀遂以削。

【冯评】

子产④谓子太叔⑤曰：“唯有德者，能以宽服民；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。故宽难。”太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于是郑国多盗，太叔悔之。仲尼曰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商君⑥刑及弃灰，过于猛者也。梁武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，过于宽者也。《论语》赦小过，《春秋》讥肆大眚。合之，得政之和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诸葛丞相：三国时代蜀国宰相，字孔明，隐居隆中，人称卧龙，刘备三访始获见，后佐刘备建国于蜀，与东吴、魏鼎足而立，拜为丞相，封武乡侯。

②刘景升父子：即刘表、刘琮。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，刘表死后，刘琮投降曹操。

③费祋：三国蜀人，与董允齐名，累官至尚书令，封成乡侯。

④子产：名公孙侨，春秋郑国人，时晋楚争霸，郑处两强之间，子产周旋其间，卑亢得宜，保持无事。

⑤太叔：即子太叔，名游吉，春秋郑国人，继子产为政，能宽不能猛，郑国多盗。

⑥商君：即商鞅，战国卫国人，佐秦孝公变法，使秦富强。

⑦梁武：即梁武帝萧衍，长于文学、书法，迷信佛教。

【译文】

人们说诸葛亮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，诸葛亮回答：“治理国家应该本着公正之心，不能施舍不恰当的恩惠。这就是匡衡、吴汉治国认为无故赦罪不是件好事的原因。先帝刘备曾说过：我曾与陈元方、郑康成交往，从他们的言谈中，可知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，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。又如刘景升父子每年都大赦人犯，但是对他们治理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呢？”后来，待费祎主政时，开始采用姑息赦免的政策，蜀国的国势由此削弱不振。

【冯评译文】

子产对太叔说：“具备仁德的人，会用宽容的法令来治理国家；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。人们看见猛烈的大火会害怕，因此很少人被烧死；人们喜欢在平静的溪流里嬉戏，却往往被淹死。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。”后来太叔治理人民，不忍心用严厉的律法，于是郑国多盗窃之事，太叔非常后悔。孔子说：“行政过于宽容，百姓就容易轻慢，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；过于严厉，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，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。用宽容来调和凶残，用严厉来调和轻慢，才能做到人事通达，政事和谐。”

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酷刑，这样就太过严厉了。梁武帝一看见执行死刑就不忍，便流着泪释放他们，这样又太过宽容。《论语》有“宽赦小过错”之说，《春秋》则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，宽容严厉相互调和适宜，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。

光武帝

【原文】

刘秀为大司马①时，舍中儿犯法，军市令②祭遵格杀之。秀怒，命取遵，主簿③陈副谏曰：“明公常欲众军整齐，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，奈何罪之？”秀悦，乃以为刺奸将军，谓诸将曰：“当避祭遵。吾舍中儿犯法，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将也！”

【冯评】

罚必则令行，令行则主尊，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④也。

【注释】

- ①大司马：管理军事的最高长官。
- ②军市令：军中交易场所的主管。
- ③主簿：掌管官府文书账簿的官员。
- ④难：战乱。

【译文】

汉光武帝刘秀做大司马的时候，一次自己府中的童仆犯了法，军市令祭遵下令杀了他，刘秀知道了很生气，命令部下收押祭遵。这时主簿陈副规劝说：

“明公您一向希望军中纪律严明。现在祭遵依法办事，正是依照您的军令行事啊！这有什么过错呢？”刘秀听了很高兴觉得有道理，不但赦免祭遵，而且还让他担任了刺奸将军。刘秀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：“你们要当心祭遵喔！我府中的童仆犯法，尚且被他所杀，可见他是个公正无私的人，一定不会包庇诸位。”

【冯评译文】

赏罚分明，军令才能够推行；军令畅行无阻，主上自然受到尊重。因此世祖刘秀才能平定四方的战乱。

狄武襄

【原文】

狄青起行伍十余年，既贵显，面涅犹存，曰：“留以劝^①军中！”[边批：大识量。]

【冯评】

既不去面涅，便知不肯遥附梁公。

【注释】

①劝：勉励，鼓励。

【译文】

宋朝名将狄青（汾州西河人，字汉臣，卒谥武襄）出身于军中十余年才显达，然而脸上受墨刑染黑的痕迹一直留着，天子劝他除去，他说：“留下来可以鼓励军中的士卒奋发向上。”

【冯评译文】

就不除去脸上受墨刑染黑的痕迹这件事来看，便可知狄青绝不会接受他人劝告而冒认唐朝名臣狄仁杰为自己祖先，而是表明成就是依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

古弼 张承业

【原文】

魏太武尝^①校猎西河，诏弼以肥马给骑士。弼故给弱者，上大怒，曰：“尖头奴，敢裁量我！还台先斩此奴！”时弼属尽惶惧，弼告之曰：“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，其罪小；不备不虞，其罪大。今北狄南虏，狡焉启疆，是吾忧也。吾选肥马以备军实，苟利国家，亦何惜死！明主可以理干，罪自我，卿等无咎。”帝闻而叹曰：“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。”弼头尖，帝尝名之曰“笔头”，时人呼为“笔公”。

后唐庄宗尝须钱蒲博、赏赐伶人，而张承业主藏钱，不可得。[边批：千古第一个内臣。]

庄宗置酒库中，酒酣，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。舞罢，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。庄宗指钱意在此积语承业曰：“和哥[冯注：继岌小字^②。]乏钱，可与

钱一积，安用带马？”承业谢曰：“国家钱，非臣所得私。”庄宗语侵之，承业怒曰：“臣老敕使，非为子孙，但受先王顾命，誓雪国耻，惜此钱，佐王成霸业耳。若欲用，何必问臣？财尽兵散，岂独臣受祸也。”因持庄宗衣而泣，乃止。

【注释】

①尝：副词，曾经。

②小字：小名。

【译文】

北魏太武帝准备去西河打猎，命令古弼供给骑士肥壮的马。古弼却故意给他们瘦弱的马。太武帝发现后大怒，骂道：“尖头奴！居然敢裁夺我的事！回去先斩杀此奴。”古弼的部属风闻此事，都很害怕。古弼告诉他们说：“侍奉国君，使他不能尽情地游乐，罪过小；对意外事件缺乏应对准备，罪过却大。现在南北两地的蛮夷狡猾地侵扰边疆，才是我所忧虑的事。我选留肥壮的马匹以备非常之需，是对国家有利，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圣明的君主可以用合理的事去冒犯他，这个罪过我自己承担，你们没有过错。”太武帝听到了，很感慨地说：“这种臣子实在是国家的至宝啊！”古弼的头顶尖尖的，太武帝称呼他为“笔头”，当时的人称他做“笔公”。

后唐庄宗要钱用于赌博及赏赐伶人，张承业控制府库，不肯给。

庄宗要不到钱，就留在酒库里喝酒，喝醉了，让自己的儿子李继岌为张承业跳舞，跳完了，张承业拿出以宝玉装饰的衣带和马匹赠送李继岌，庄宗指着钱对张承业说：“李继岌的小名缺钱用，给他一点钱嘛，宝带和马有什么用？”张承业谢罪道：“国家的钱不是微臣所能据为己有的。”庄宗又用言语来伤他，张承业很生气地说：“微臣是个老宦官，不必为我的子孙着想，只是先王叮嘱一定要为国雪耻，所以珍惜这些钱是为了助陛下完成霸业而已。如果陛下想用，何必问臣，财尽兵散，难道只是微臣受害吗？”说完就拉着庄宗的衣服哭泣，庄宗那次只好作罢。

王叔文

【原文】

王叔文①以棋侍太子。尝论政至宫市之失，太子②曰：“寡人方欲谏之。”众皆称赞，叔文独无言。既退，独留叔文，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太子职当侍膳问安，不宜言外事。陛下在位久，如疑太子收人心，何以自解？”太子大惊，因泣曰：“非先生，寡人何以知此？”遂大爱幸。

【冯评】

叔文固俭险小人，此论自正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叔文：山阴人，顺宗时谋领财柄与兵权。

②太子：即后来的顺宗。

【译文】

唐朝人王叔文以棋艺服侍太子。东宫的属官在一起谈论政事，谈到宫内设立市场的弊病。太子说：“寡人正想去劝谏父皇。”众人都赞成，只有王叔文不说话。众人退下之后，太子单独留下王叔文问原因。王叔文回答说：“太子的职务只在服侍陛下用餐与问安，不应该谈论职权以外的事。陛下在位已经很久了，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，您要怎么解释？”太子大惊，于是哭着说：“没有你的提示，寡人怎么会知道这种事？”从此非常宠信王叔文。

【冯评译文】

王叔文虽是个阴险小人，不过他这个意见，是对的。

宋太祖

【原文】

宋太祖推戴之初，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，遂如封丘门，抱关吏望风启钥。及即位，斩封丘吏而官陈桥者，以旌其忠。

至正间，广东王成、陈仲玉作乱。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^①，举义兵，擒仲玉以献。成筑砦自守，围之，久不下。真募人能缚成者，予钱十千，于是成奴缚之以出，真笑谓成曰：“公奈何养虎为害？”成惭谢。奴求赏，真如数与之。使人具汤镬^②，驾诸转轮车上。成惧，谓将烹己。真乃缚奴于上，促烹之。使数人鸣鼓推车，号于众曰：“四境有奴缚主者，视此！”人服其赏罚有章，岭表悉归心焉。

【冯评】

高祖戮丁公而封项伯，赏罚为不均矣；光武封苍头子密为不义侯，尤不可训。当以何真为正。

【注释】

①行省：地方行政官署。

②汤镬：古代的酷刑，用来烹人。

【译文】

宋太祖赵匡胤刚被拥戴为皇帝之时，陈桥的守门人拒绝让他进入，只好转而来到封邱门，守关的人看情势如此，老远就敞开城门让他进城。太祖即位以后，处死封邱门的官吏，而赏赐官位给陈桥的守门人，以表扬他对当时王朝的忠心。

元顺帝至正年间，广东有王成、陈仲玉作乱，东莞人何真向行省请命，率领义兵擒拿陈仲玉呈献给上级。而王成却建筑营寨防守，围攻了很久都无法攻破。何真悬赏一万钱捉拿王成，王成的家奴绑着主人来求赏。何真笑着对王成说：“你怎么养虎为患啊？”王成为自己没有眼光而不好意思。他家奴请求赏钱，何真如数给了他，又派人准备汤镬，架在转轮车上。王成很害怕，以为要对自己实施汤镬之刑。何真却把那家奴绑起来放在汤镬车上，让部下将他烹了，

当众宣布：“有家奴出卖主人的，以后都比照这种办法处理！”大家佩服他赏罚分明，岭南一带的人都表明归顺他。

【冯评译文】

汉高祖杀死背叛项王的丁公，而封赏拼死保护自己的项伯，赏罚实在不公平。汉光武封奴仆之子为不义侯，更不可取。应当以何真的做法为标准。

吕端

【原文】

李继迁扰西鄙。保安军奏获其母，太宗欲诛之，以寇准居枢密，独召与谋。准退，过相幕^①，吕端^②谓准曰：“上戒君勿言于端乎？”准曰：“否。”告之故。端曰：“何以处之？”准曰：“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，以戒凶逆。”端曰：“必若此，非计之得也。”即入奏曰：“昔项羽欲烹太公^③，高祖愿分一杯羹。夫举大事不顾其亲，况继迁悖逆之人乎？陛下今日杀之，明日继迁可擒乎？若其不然，徒结怨，益坚其叛耳。”太宗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端曰：“以臣之愚，宜置于延州，使善视之，以招来继迁。即不即降，终可以系其心，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。”太宗拊髀称善，曰：“微卿，几误我事！”其后母终于延州。继迁死，子竟纳款。

【冯评】

具是依，则为俺答之款；具是违，则为奴囚之叛。

【注释】

- ①相幕：宰相办公的地方。
- ②吕端：安次人，太宗时的宰相。
- ③太公：刘邦的父亲。

【译文】

宋朝时李继迁在边境上犯乱。保安军上奏朝廷说，捕获到李继迁的母亲，宋太宗想杀了她。当时寇准任职枢密院，太宗单独召见他商议这件事。寇准退出后经过相幕，吕端问道：“皇上叫你不要对我说吗？”寇准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吕端。吕端问道：“皇上打算怎么处置？”寇准说：“皇上想在保安军北门外将李母处斩，以警诫乱党。”吕端说：“这不是个好办法。”

随后吕端入宫对太宗说：“从前项羽想烹煮太公，刘邦还扬言想分尝一杯羹呢！做大事的人不会顾忌亲人，更何况李继迁那种叛逆之人。陛下今日杀了他的母亲，明日就能擒到李继迁吗？如果不能，只不过是出出气罢了，这样结下仇怨，只会更坚定他叛逆的决心。”太宗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吕端说：“以愚臣之见，应把她安置在延州，派人好好服侍，再招李继迁来。若他不立即投降。也可以牵系着他的心。再说他母亲的生死权还掌握在我们手里。”太宗高兴地说：“没有你，几乎误了事。”李继迁母亲最终死在延州。李继迁死后，李继迁的儿子竟然对宋纳款称降。

【冯评译文】

同是归顺，明朝有俺答的纳款进贡；同是叛逆，明朝有奴儿干的叛变。

高拱

【原文】

隆庆中，贵州土官①安国亨、安智各起兵仇杀，抚臣以叛逆闻。动兵征剿，弗获，且将成乱。新抚阮文中将行，谒高相拱。拱语曰：“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，仇杀安信，致信母疏穷、兄安智怀恨报复。其交恶互讦，总出仇口，难凭。抚台偏信智，故国亨疑畏，不服拘提，而遂奏以叛逆。夫叛逆者，谓敢犯朝廷，今夷族自相仇杀，于朝廷何与？纵拘提不出，亦只违拗而已，乃遂奏轻兵掩杀，夷民肯束手就戮乎？虽各有残伤，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也，而必以叛逆主之，甚矣！人臣务为欺蔽者，地方有事，匿不以闻。乃生事幸功者，又以小为大，以虚为实。始则甚言之，以为邀功张本，终则激成之，以实已之前说，是岂为国之忠乎！[边批：说尽时弊。]君廉得其实，宜虚心平气处之，去其叛逆之名，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，则彼必出身听理。一出身听理，而不叛之情自明，乃是止坐以本罪，当无不服。斯国法之正，天理之公也。今之仕者，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，以见风采。此乃小丈夫事，非有道所为，君其勉之！”

阮至贵，密访，果如拱言。乃开以五事：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，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，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，一削夺宣慰职衔，与伊男权替，一从重罚以惩其恶。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，益疑畏，恐军门诱而杀之江，[边批：真情。]拥兵如故，终不赴勘，而上疏辨冤。阮徇于浮议，复上疏请剿。拱念剿则非计，不剿则损威，乃授意于兵部，题覆得请，以吏科给事②贾三近往勘。[边批：赖有此活法。]

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，喜曰：“吾系听勘人，军门必不敢杀我，我乃可以自明矣。”于是出群奸而赴省听审，五事皆如命，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。安智犹不从，阮治其用事拨置之人，始伏。智亦革管事，随母安插。科官未至，而事已定矣。

【冯评】

国家于土司，以戎索羁縻之耳，原与内地不同。彼世享富贵，无故思叛，理必不然。皆当事者或朘削，或慢残，或处置失当，激而成之。反尚可原，况未必反乎？如安国亨一事，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，势必用兵，即使幸而获捷，而竭数省之兵粮，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，甚无谓也。呜呼！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！

【注释】

①贵州土官：管领苗蛮地方的官，由土人世袭。

②给事：稽察衙门政事的官。

【译文】

明穆宗隆庆年间，贵州土官安国亨、安智之间起兵仇杀，当地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向上报告。于是率兵征伐，但又捉不到人，即将造成祸害。新巡抚阮文中上任前，先去拜见丞相高拱。高拱说：“安国亨本来是被奸臣拔擢为官的，

为了私仇而杀害安智的弟弟安信，致使安信的母家穷困不堪。安智怀恨报仇。他们之间关系恶劣，互相攻讦，出口都是仇恨的话，很难判断谁是谁非。但巡抚偏向安信、安智，所以国亨疑虑恐惧，不服拘捕；于是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上来。什么是叛逆？是侵犯朝廷。如今夷狄自相仇杀，和朝廷有什么关系？纵然不服拘捕，也只是违逆而已，却奏报朝廷，以军队去袭击他们，夷民怎么肯束手就死呢？虽然各有伤残，然而从未听说安国亨有领兵抵抗的事。而一定要以叛乱来加罪于他，也太过分了。为人臣的专力于欺骗蒙蔽，地方上有事隐匿不报，就挑动事端想得到非分的功劳；又把小事说成大事，把虚无说为事实。开始的时候把事态说得很严重，以便邀功，同时为将来预留余地；最后极力促成其反叛情节，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话。这难道就是对国家尽忠吗？你确实有廉洁的美德，应平心静气去处理这件事。尽量不要给安叛逆的罪名，改为仇杀和违逆之罪，那他们一定会站出来辩驳、听从判决；只要人一站出来，是不是叛变的情形自然就清楚了。只判处他仇杀和违逆的罪，必然没有不服的。这才算是国法平正，天理公平。如今一些做官的人，往往喜欢把前任官吏所上报的事态说得更加严重，以表现自己的干练。这是小丈夫的作为，不是正道人士所该做的。你好自为之吧！”

阮文中到贵州以后，私下探访，果然都像高拱说的一样。于是，公布五项处理办法：一、责令安国亨献出安置职务的人犯；二、依照夷人的习俗，赔偿安信等人的性命；三、命令划分土地安插穷困的安智母子；四、削夺土司的职衔与其儿子世袭的权利；五、从重处罚，以严惩恶行。但是安国亨见安智还住在省城里，心中更加怀疑，怕统兵官吏诱杀他。所以依旧拥兵，不服审判，并上疏辩解冤屈。阮文中被众议所迫，又上疏请求用兵征伐。高拱心想征伐实在不是好办法，不征伐却又损害国家威严，于是暗中指示兵部，请吏部给事贾三出面去审判这件案子。

安国亨听说有官吏奉命来审判，而不是军队来清剿，很高兴地说：“我是听审的证人，统兵官一定不敢杀我，我可以自己说明事情的经过。”于是赶出奸臣，亲自到省府听审。五件事都一一照办，并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赎罪。安智还不肯听从，阮文中又处理了那些拔擢安国亨的奸臣，安智才顺服了，也被革除管事之职，听任母亲安排。朝廷的官吏还没到，乱事便已经平定了。

【冯评译文】

国家对于土司，都用夷人的法令来约束他们，和内地不同。他们世代享受富贵，一定没有无故叛变的道理。很多时候都是当事者造成的。有的削夺，有的残害，有的处理不当，才会促成乱事。反叛尚可原谅，何况未必是反叛呢？像安国亨这件事，如果不是高拱尽力主张不用兵，势必引起战争。即使幸而战胜，但是用尽数省的兵粮，去打贏自相仇杀的夷人，没有意义。唉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我们怎能不怀念高拱呢！

郭绪

【原文】

孝宗朝，云南思叠梗化，守臣议剿。司马公疏：“今中外疲困，灾异叠仍，何以用兵？宜遣京朝官往谕之。”倪文毅公言：“用兵之法，不足示之有余。

如公之言，得无示弱于天下，且使思叠闻而轻我乎？遣朝官谕之，固善；若谕之不从，则策窘矣。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，彼当自服；俟不服，议剿未晚也。”乃简参议郭公绪及按察曹副使①玉以往。旬余抵金齿②，参将卢和统军距所据地二程许，而次遣人持檄往谕，皆被拘。卢还军至千崖，遇公，语其故。且戒勿迫。公曰：“吾受国恩，报称正在此。如公言，若臣节何？昔苏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还，况此夷非匈奴比；万一不还，亦份内事也。”或谓公曰：“苏君以黑发去，白发还；君今白矣，将以黑还乎？”公正色不答。是日，曹引疾，公单骑从数人行，旬日至南甸。路险不可骑，乃批荆徒步，绳挽以登。又旬日，至一大泽，戛都土官以象舆来，公乘之，上雾下沙，晦淖迷蹶，而君行愈力。又旬日，至孟濂，去金沙江仅一舍，公遣官持檄过江，谕以朝廷招来之意。夷人相顾惊曰：“中国官亦到此乎？”即发夷兵率象马数万，夜过江，抵君所，长槊劲弩，环之数重，有译者泣报曰：“贼刻日且焚杀矣。”公叱曰：“尔敢为间耶？”因拔剑指曰：“来日渡江，敢复言者，斩！”叠既见檄，谕祸福明甚，又闻公志决，即遣酋长数辈来受令，及馈土物，公悉却去，邀思叠面语。先叙其劳，次伸其冤，然后责其叛，闻者皆俯伏泣下，请归侵地，公许之。皆稽首称万寿，欢声动地。公因诘卢参将先所遣人，出以归公。卢得公报，驰至，则已撤兵归地矣。

【冯评】

才如郭绪，不负倪公任使。然是役纪录，止晋一阶。而缅甸、罗防功，横杀无辜，辄得封荫。呜呼！事至季世，不唯立功者难，虽善论功者亦难矣！

【注释】

①按察曹副使：省司法长官曹玉。

②金齿：蛮族名，今云南省保山县治。

【译文】

明孝宗时，云南的思叠不服教化，大臣们决议起兵讨伐。司马公上疏说：“当今内外疲惫，灾祸频发，怎能用兵？应当派遣官吏前去告诫他们。”倪文毅公说：“按照用兵之法，在兵力不足时要表现得很充足。如马公所言，岂不是向天下示弱，这样会使思叠反而轻视我们。派朝廷的官吏去告诫他们固然很好，但如果他们不肯顺从，这个计策就行不通了。不如先派有威望的布政使前去，他们应该就会顺从；等不顺从时再讨伐也不迟。”

于是朝廷选派参议郭绪及按察副使曹玉前往。十几天后到达金齿。副将卢和率军前进两里多后停下来，然后派人拿军文书前去告诫，结果都被思叠关押起来。卢和回到千崖见郭绪，说明事情经过，并告诉郭绪不要靠近，郭绪说：“我受朝廷的恩惠，现在正是报答的时候。若依你所言，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节操呢？从前苏武在匈奴十九年，尚能生还，何况这些夷人比不上匈奴。万一不能回来，也是分内的事。”有人也对郭绪说：“苏武黑发去白发还，你现在已经白发了，难道会以黑发回来吗？”郭绪态度严正，不做回答。这天，曹玉称病，郭绪一人独自带着数名随从上路。十天后，郭绪到南甸。山路险峻，不能骑马，于是徒步而行，挽绳前进。又过了十天，遇到一个大沼泽，地上烟雾弥漫，地下泥淖难行，而郭绪骑着土人的象更努力地前进。又过了十天，到了孟濂，离金沙江只有三十里了。郭绪派官员拿着文书过江，告诫他们朝廷有招抚

的诚意。夷人面面相觑，说：“中国的官也来到这里了吗？”于是，出动夷兵率领教万象、马，半夜渡江来到郭绪的住地，用长矛、弓箭将住地环绕了好几重。翻译的人哭着报告说：“贼兵马上就要杀过来了。”郭绪大声呵斥道：“现在你还敢在这儿扰乱军心？”又拔剑指着翻译说：“一会儿渡江，有敢再如此说的人处斩！”

思叠看了告诫的文书，心中十分清楚是祸是福，又听说郭绪的心意已决，就派数名酋长来接受诏令，并赠送土产。郭绪命令他们回去，只请思叠前来面谈。同思叠见面以后，先慰问他的劳苦，再为他伸冤，最后责备他的叛变。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动得哭泣跪拜，要求归还所侵占的土地，郭绪应允，思叠他们都叩头称万岁。郭绪问起卢副将所派来的人，思叠也同意都放回来。等卢和接到郭绪的讯息即刻赶到时，思叠已经撤兵回去了。

【冯评译文】

像郭绪这样的才能、胆识和毅力，不辜负倪公的赏识委任。但是这次的功绩，郭绪却只晋升了一级，而在别的战役里，其他官吏杀死很多无辜的人，却得到很多封赏，甚且庇荫子孙。在末代之际，不只立功的人难得，连善于论叙功绩的人也很难得啊。

朱胜非

【原文】

苗、刘之乱，勤王兵向阙。朱忠靖〔胜非〕从中调护，六龙反正，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^①，令将部曲之任。时朝廷幸其速去，其党张达为画计，使请铁券^②，既朝辞，遂造堂袖札以息。忠靖顾吏取笔，判奏行给赐，令所属检详故事，如法制造。二凶大喜。明日将朝，郎官^③傅宿扣漏院白急事，速命延入。宿曰：“昨得堂帖，给赐二将铁券，此非常之典，今可行乎？”忠靖取所持帖，顾执政秉烛同阅。忽顾问曰：“检详故事曾检得否？”曰：“无可检。”又问：“如法制造，其法如何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又曰：“如此可给乎？”执政皆笑，宿亦笑，曰：“已得之矣。”遂退。

【冯评】

妙在不拒而自止。若腐儒，必出一段道理相格，激成小人之怒；怒而惧，即破例奉之不辞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制置使：掌管筹划边境军旅之事。

②铁券：颁赐给功臣，使本人及后世如有犯罪，以铁券为证而赦罪。

③郎官：掌管更值、宿卫的官吏。

【译文】

宋朝时苗傅、刘正彦叛变，王室有难，勤王的军队不断向京师推进。由朱胜非负责调度。后来苗、刘二人改变心意，皇帝便下诏以苗、刘两人为淮南两路制置使，命令他们率领部队赴任。朝廷正在庆幸时，苗、刘的党羽张逵却为

了替两人留后路，请朝廷赐予免死铁券。而且就在赴任离京时，以奏帖恳求。朱胜非回头要役吏拿笔，假装张逵所奏已获准，命令属官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，如法制造。苗、刘两人非常高兴。

第二天上朝前，郎官傅宿急着问朱胜非说：“昨天接到您签发的文书，要颁给苗、刘二将铁券。这是朝廷非常的恩典，用在这件事上头妥当吗？”朱胜非便拿着文书，要求和同仁在烛光下一起看，看着看着忽然问道：“你们有没有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？”“没有事例可以考查。”朱胜非又问：“既然没有借鉴，怎么制造呢？”“不知道啊！”朱胜非说：“怎么制造都不知道，拿什么颁给他们？”众大臣知道朱胜非的意思，都笑了起来，傅宿也笑着说：“我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。”于是退下。

【冯评译文】

此事妙在不加拒绝而让事情自然停止。如果是腐儒，一定举出一段道理来争辩，从而激起小人的愤怒；小人一怒，横蛮起来，到时即使破例给予恩典，他也不肯善罢干休。

明 智

明智部 总序

【原文】

冯子曰：自有宇宙以来，只争明、暗二字而已。混沌暗而开辟明，乱世暗而治朝明，小人暗而君子明；水不明则腐，镜不明则锢，人不明则堕于云雾。今夫烛腹极照，不过半砖，朱曦霄驾，洞彻八海。又况夫以夜为昼，盲人瞎马，侥幸深溪之不覆也，得乎？故夫暗者之未然，皆明者之已事；暗者之梦景，皆明者之醒心；暗者之歧途，皆明者之定局。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，而断人之所不能断，害以之避，利以之集，名以之成，事以之立。明之不可已也如是，而其目为《知微》，为《亿中》，为《剖疑》，为《经务》。吁！明至于能经务也，斯无恶于智矣！

【译文】

自从宇宙产生以来，就有“明”和“暗”的对比。混沌时期暗而开天辟地明，乱世暗而治世明，小人暗而君子明；流水不清澈则腐烂生虫，镜子不明则无法使用，人如果不明便会陷入混乱状态中，就像盲人骑瞎马一样，怎么会侥幸地不坠入深渊之中呢？所以，对于“暗者”来说到处是变化莫测的困境，对于“明者”来说，什么都是可迎刃而解的小问题。能洞见一般人所无法洞见的，能决断一般人所无法决断的，躲开可能的灾祸，获取可能的利益，成就千古之名，创建不朽功勋，这才是真正的智者之“明”。

本部分为四卷，分别为《知微》、《亿中》、《剖疑》、《经务》。能把智慧之明用于经国成务的大事，这是智慧最高的善用了。

伐卫 伐莒

【原文】

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。退朝而入，卫姬望见君，下堂再拜，请卫君之罪。公问故，对曰：“妾望君之入也，足高气强，有伐国之志也。见妾而色动，伐卫也。”明日君朝，揖管仲而进之。管仲曰：“君舍卫乎？”公曰：“仲父安识之？”管仲曰：“君之揖朝也恭，而言也徐，见臣而有惭色。臣是以知之。”

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，谋未发而闻于国。公怪之，以问管仲。仲曰：“国必有圣人也！”桓公叹曰：“嘻！日之役者，有执柘杵而上视者，意其是耶？”乃令复役，无得相代。少焉，东郭垂至。管仲曰：“此必是也！”乃令傒者①延而进之，分级而立。管仲曰：“子言伐莒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管仲曰：“我不言伐莒，子何故曰伐莒？”对曰：“君子善谋，小人善意。臣窃意之也！”管仲曰：“我不言伐莒，子何以意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君子有三色：优然喜乐者，钟鼓之色；愀然清静者，缙经之色；勃然充满者，兵革之色。日者臣望君之在